

聊斋系列电视故事

曹禺題



聊斋系列电视故事

初 阳 改编

*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西南图书公司发行

甘肃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8.75印张 406千字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,000册

ISBN 7-5363-0472-2/I·110定价：（平装）6.00元

下獄文將就歸滄園集詩人李有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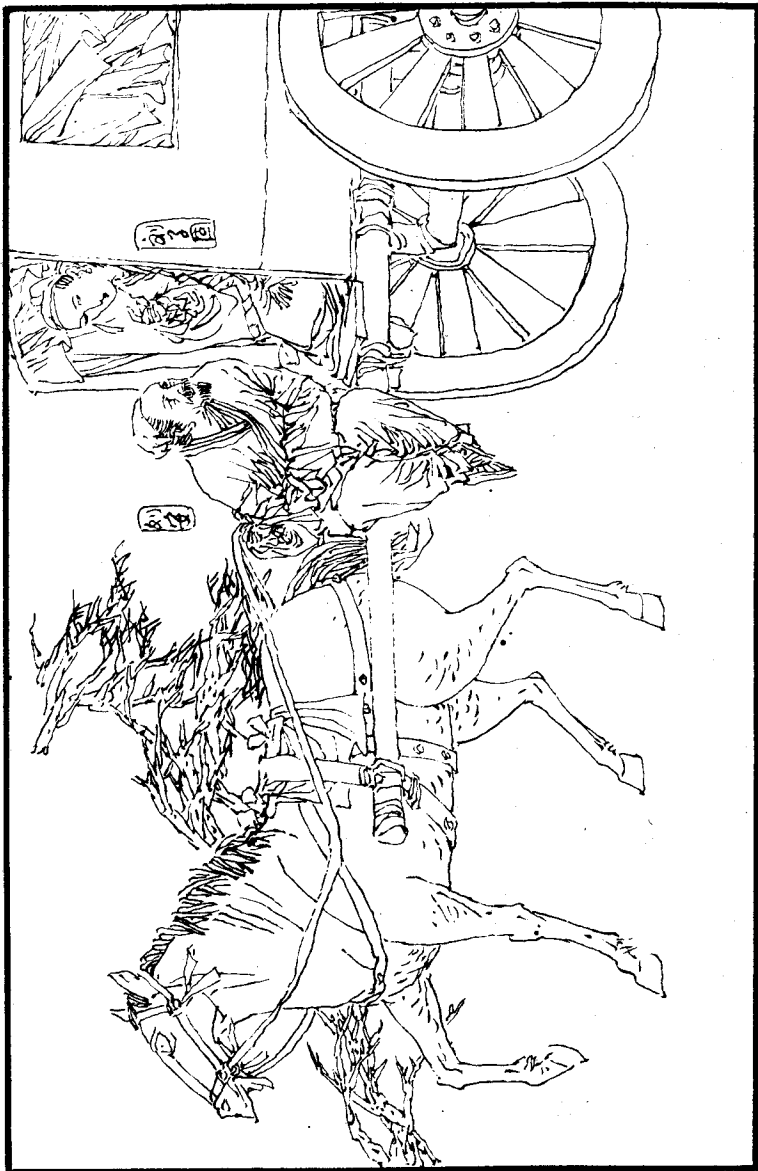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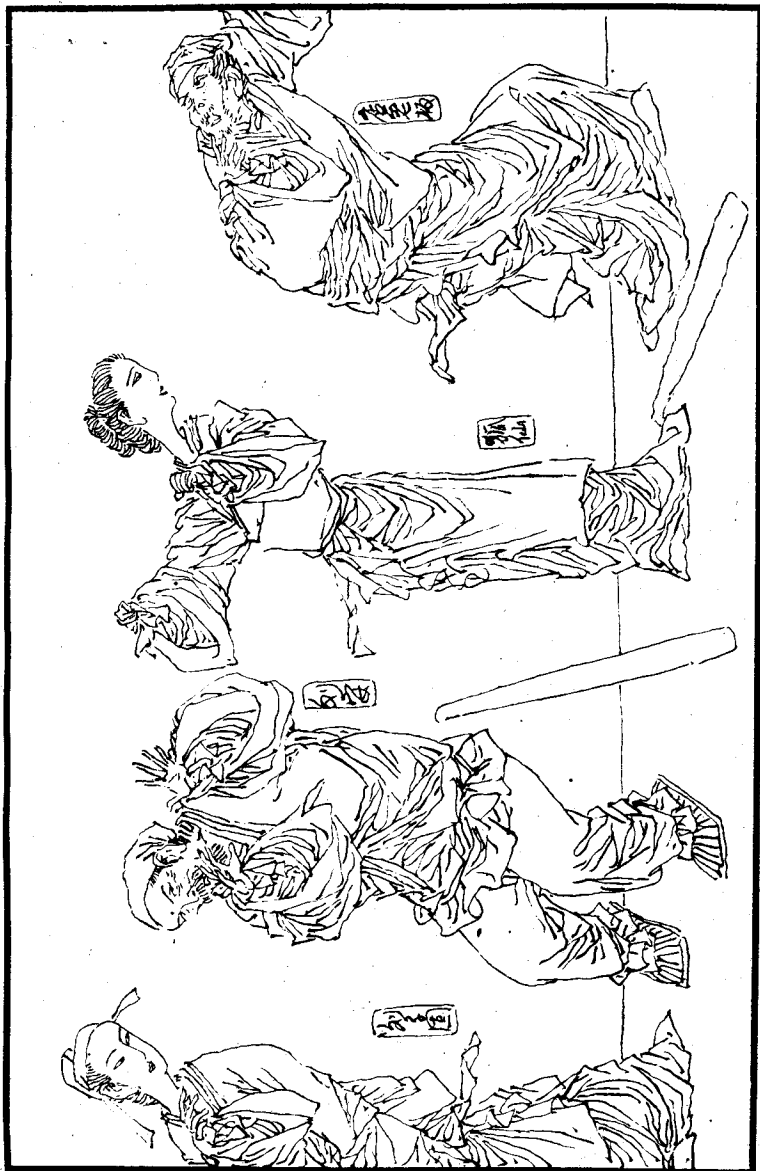
聊斋志异主题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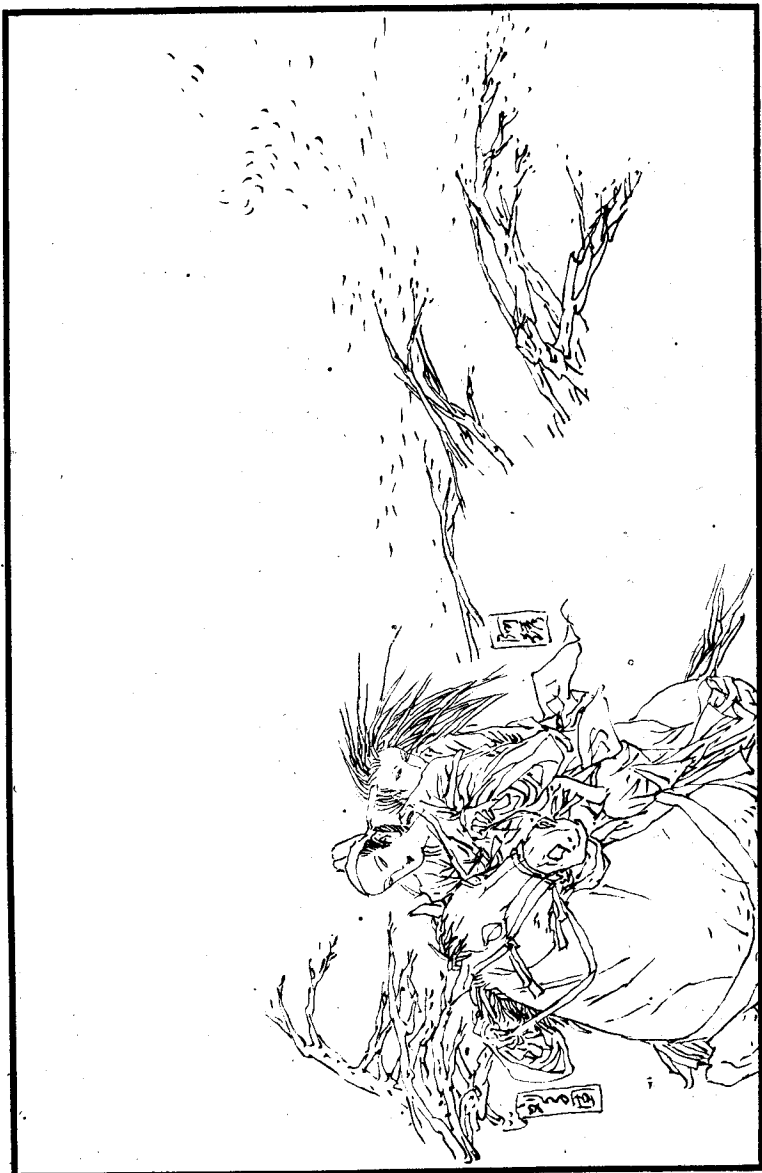
乔羽词

你也说聊斋，我也说聊斋。喜怒哀乐一时都到心头来。鬼也不是鬼，怪也不是怪，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。笑中也有泪，乐中也有哀。几分庄严，几分诙谐，几分幽默，几分感慨。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？！









目 录

智断无头案·····	(1)
鸦头·····	(10)
袖中奇缘·····	(20)
董生与褚生·····	(29)
陆判·····	(38)
花姑子·····	(47)
冥间酒友·····	(56)
凤仙·····	(65)
瑞云·····	(74)
乔女·····	(84)
翩翩·····	(92)
生云石传奇·····	(101)
仙媒·····	(113)
僧魂·····	(122)
张诚·····	(132)
水莽草·····	(142)
八大王·····	(152)
司文郎·····	(161)
红丸恩怨·····	(170)
书痴·····	(179)

生死情·····	(192)
聂小倩·····	(203)
阿宝·····	(212)
佟客·····	(227)
骂鸭·····	(234)
雨钱·····	(240)
杀阴曹·····	(248)
霍桓与青娥·····	(258)
凤阳士人·····	(269)
西湖主·····	(277)
向杲·····	(289)
官梦弼·····	(297)
窦女恨·····	(307)
云翠仙·····	(319)
金钏奇情·····	(333)
贾奉雉·····	(343)
荒山狐女·····	(358)
骗琴记·····	(368)
田七郎·····	(376)
鲁公女·····	(385)
香玉·····	(398)
莲香·····	(409)
葛巾·····	(422)
公孙九娘·····	(433)
侠骨柔肠·····	(441)
真生·····	(450)

黄英.....	(462)
连琐.....	(474)
真假阿绣.....	(485)
罗刹海市.....	(496)
珊瑚.....	(506)
婴宁.....	(516)
席方平.....	(529)
封三娘.....	(538)
荷花三娘子.....	(548)
妖术.....	(558)
红玉.....	(570)
娇娜.....	(583)

智断无头案

浙江某县县令费祎祉，年方四十，是个足智多谋、断案如神的清官，自就任以来，为当地黎民百姓办了不少好事，深受大家的爱戴。

这一天，外面又有人击鼓告状，费县令立即吩咐升堂。

告状人姓冯名安，告他家邻居胡成谋财害命。费县令一听是桩人命案，忙问详情，冯安说：

“昨天晚上，邻家胡成邀我去他家喝酒，喝着喝着，他拿出一包银子，足有三百两，小人觉得奇怪，因他家里向来不甚丰裕，便问他何来这么多银子，胡成哈哈大笑，说是昨天在南山上遇到一个过路商人，背着一包银子，就咔嚓一刀将他杀了，银子便落到他手上。小的还不相信，怕他是喝酒喝多了胡说八道，特意问他把尸体放哪里了，他说就丢在南山枯井里。小的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不敢知情不报，特来禀报大人。”

费县令边听边想：虽然有可能真的是胡成酒醉的胡言乱语，但终究是桩杀人大案，马虎不得，立即吩咐两路人马，一路传胡成上堂，一路到南山实地查勘。

那胡成被带到堂上，起初是莫名奇妙，后来听说是因为昨晚醉酒所说的胡话被当成是真的，到了堂上，才大吃一

惊，当即大叫冤枉，他哭喊着说：

“冤枉啊，老爷，都怪我胡成平日喜欢吹牛逞能，也没有想到那冯安有这么坏的心眼，他向我借钱，我没有借给，他怀恨在心，才来告我啊！”

“那三百两银子呢？”费县令打断他的喊叫。

“那三百两银子是小人的妹夫托我买田地的钱，今日我刚替他买好，有地契为证。”胡成说着用双手呈上地契。

费县令看过地契，脸色稍有缓和，正要说什么，一衙役匆匆走上堂来：“回禀老爷，南山脚下的枯井里，确有一具无头尸体。”

费县令把脸一沉，重重地拍了一记堂木：“大胆刁民，南山上明明有一具尸体，你还想抵赖！快快从实招来，以免你皮肉受苦！”

胡成闻言惊跳起来：“老爷，我确实没有杀过人啊！昨天我一整天都在家，不信，老爷可以去查实，冤枉哪！老爷，如果我真的杀了人抢了银子，难道还会告诉别人吗？”

“住口！”费县令喝道，“来人，把胡成拉下去掌嘴三十。”

这正是：浑身是口不能辨，遍体生牙说不清。胡成一边喊天喊地的叫着，一边被两名公差押下堂去。

费县令想了一下，又对左右的衙役道：“快去张贴告示，查访苦主。如有人前来认尸，即来禀报本官。”

第二天，两名衙役带着个颇具姿色的少妇走上堂来。

那少妇边走边哭，见了费县令“扑通”一声跪下，诉说道：“老爷，小妇人贾氏，丈夫叫何甲，前几天带了些银子外出做买卖，不料竟被歹徒胡成杀了……老爷，您可要给小妇

人伸冤作主啊！”

费县令关切地对贾氏道：“不要悲伤，你去南山看过尸体了？”

贾氏随即答道：“没有。”

费县令不禁有些疑惑：“没有看过尸体，你怎知道他就是你丈夫？”

“这……”贾氏有些迟疑，“这是、是看过的邻居告诉我的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随本官一起到南山看看。”费祗祉说完即吩咐衙役备马起程。

当费县令、贾氏一行众人到了南山后，只见那贾氏并不走近井边，只远远地朝尸体望了一眼，便双手遮脸，跌坐地上又痛哭起来。

费县令又问她：“你并没有走近看清，怎么就认定他是你丈夫呢？”

“是他，他身上的这件灰布长衫就是我亲手缝制的。”贾氏肯定地说。

实地验证之后，费县令回到衙内，却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。

看来本案并不那么简单，如果是胡成杀人，想来是不会主动告诉别人，那末不是胡成又是谁呢？那贾氏对丈夫被杀，看来并不十分哀痛，倒象早就知道何甲被杀似的，奇怪啊……

正在这时，他的心腹，一个精明能干名叫李福的衙役轻轻地走了进来。

“怎么样？何甲的头找到了吗？”费县令问。

“回禀老爷，仍然没有找到。”李福气恼地说，“三天以来，我奉老爷之命，押着胡成去南山寻找了整整三天，这家伙却天天喊冤叫屈，在山上转来转去，根本不象寻找的样子，小的催促他，他竟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并说什么老爷不相信他是冤枉的，让他等死好了，只是、只是等知府大人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福突然停住了。

费祎祉发觉李福吞吞吐吐，忙说道：“不要隐瞒，他说什么你就讲什么。”

“是，老爷，”李福接着又说：“胡成居然说，等知府大人到县以后，想托我在知府大人面前替他伸冤。小的一听，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，骂了他个狗血喷头……”

难道胡成真的冤枉不成？费祎祉听完李福的叙述，又想到了贾氏的反常表现，思索了一下，便吩咐李福道：

“明天是何甲下葬之日，你装扮成过路的村民，到他家察看一下有什么异常，特别要听听村民的议论……”

是日，李福来到了何甲的村子里，果然看见有不少村民围在一旁看热闹。

“唉，老实巴交的何甲，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，可怜那贾氏年纪轻轻的就做了寡妇。”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妇望着一身丧服的贾氏背影感慨地说。

“哼，贾氏才不会守寡呢，可怜的是她男人何甲！”一个青年后生好象深知内情似地说。

谁知他的话音刚落，五、六个爱打听别人隐私的人一下子把他围住了，李福也趁机凑上前去。

这伙人七嘴八舌地嚷开了：“阿牛，难道是贾氏不守妇道，另有相好不成？”

“也难怪，人家长得细皮嫩肉，水灵灵的，挺勾人呐！”

“喂，阿牛，哪人是谁呀？”

被称作阿牛的青年好不得意，却又故作神秘地说：“你们千万不要再张扬出去啊，他就是王伍！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很多人根本不相信：

“王伍？不可能，他是个教书先生，知书识礼，怎会干出这种勾当？！”

“是哟，王伍年纪轻轻，一表人材，怎会看中已经出嫁了的女人！”

“阿牛，是你亲眼看见的呢，还是听别人说的，你八成在骗人！”

阿牛见众人不信他，也不高兴了：“骗人？好，不相信就算啦，反正有人看见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混在人群中的李福为了弄出个虚实来，一把将他拉住，半是关切半是恐吓地说：“哎，别走，你老哥不会骗人，但你不说出是何人所讲，万一有人把这话传到王伍那里，他就会找你算帐，如果他没干这种事，打起官司来，你老哥就不好分辨啰！”

头脑简单的阿牛经李福这么一说，真的有些害怕起来。

正在这时，一个五大三粗的壮汉和其他几人抬着何甲的棺材，从屋里出来。

阿牛指着那个壮汉说：“我是听周布仁讲的，他可是亲眼看见的。”

李福探听到这些情况，喜得来不及换下村民衣服，就跑来向费津社县令禀报：

“……小的还打听出周布仁的家，就在何甲家的后面，王

伍的家却在南山脚下，不过王伍不在家，邻居说他出门作客去了。”

费县令决心理通这团乱麻：“王伍可有妻室？”

“听邻居说，因他入息不丰，却对女方姿色要求甚高，故年已二十七八，至今尚未娶亲。”

费祗祉见李福打探了这么多新情况，十分高兴，不禁称赞他：“看来你这个过路村民，做得很好啊！”接着又进一步问道：“那么依你看，到底是谁杀了何甲？”

“小的不敢胡说。”李福答道。

“且说说看。”费祗祉鼓励他。

“小的以为胡成与此案并无关系，有可能是王伍和贾氏通奸被何甲发现，他们便将他杀害的，我看，老爷是否等王伍作客回来，即把他捉来审问？”

费祗祉却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这可不能贸然行事，这样吧，你速把贾氏传到后堂来。”

贾氏跟在李福身后，忐忑不安，见到费县令，立即慌慌张张地跪下，重重地磕了个响头：

“小妇人叩见老爷！”

费祗祉叫贾氏起身，神色和悦地对她说：“何甲一案，眉目已清，为尽快找到何甲之首，本官拟张榜悬赏，看来结案在望。未知你婆家和娘家有何祈求？”

“回禀老爷，小妇人亲属均已亡故。”

“你有几个子女？”

“我与何甲成亲两年，未曾生育。”

“那你孤苦一人，何以为生呢？”

贾氏鼻子一酸，哭了起来：“我的命好苦哇，家里的银